

學

統

學統卷之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子思子

子思子姓孔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伯魚以周敬王三十七年卽魯哀公十二年卒生子伋因字子思云子思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是謂不肖。及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子思童年不爲禮。君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間。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思獨師事曾子。宗聖祖之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矣。下此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

曰書之意兼復浚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菴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而救之。子思得免。魯悼公元年。子思歸於魯。先是伯魚卒。其妻嫁於衛。至是死。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或曰。哭庶氏之母。奚爲於孔氏之廟。蓋嫁母與廟絕。故曰庶也。猶云嫁於庶氏云爾。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

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

忌日不樂。悼公二年，子思去魯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則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齊平公二十五年，子思適齊，齊君嬖臣美。

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
不惜此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
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僅得寓君之境內從襁負之
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所病也衛敬公元年子思
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
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
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願
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
願也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各

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居衛適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

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豈可使聞於隣國耶？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時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於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如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闡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

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於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君曰。何。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衛之謂乎。衛君問於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衛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

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
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疎者乎。故競求射君之心。而
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
人今知過矣。衛君謂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
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
而無功。衛君曰。善。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
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
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幸先生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
宜也。大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

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疆土。非修
匹夫之行之時也。衛敬公十一年。子上雜所習。請於
子思。子上者。子思之子白也。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
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
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
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
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
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
有可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

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克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授業門人縣子羊客申祥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益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衛敬公十
六年、子思記魯論卽論語也、衛昭公三年、子思居衛、
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嘆曰、鰈
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又曰、不取於
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
矣哉、又曰、繁於樂者、重於愛、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
同則有樂、異則有禮、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
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之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

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上子夏爲師。友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子思時隱居於衛。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又曰。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畊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哀哭而無聲。至德之世也。子思緼袍無裏。

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伋聞之，
與不若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
不敢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醕是辭。
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
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爲周乏也，酒醕則所以飲
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度義而行，爾豈
以爲介哉？」衛慎公五年，子思在衛。魯元公卒，縣子謂
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
何弗服？」子思曰：「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子思曰：「臣

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魯穆公元年，子思自衛反魯，時年已七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特尊禮子思。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曰：「爲之奈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

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

之士也。穆公問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爲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爲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子思曰：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穆公三年，子思在魯，穆公謂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

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
令人有悲怨抑亦可乎穆公曰諾穆公問曰爲舊君
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
人若將墜諸淵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穆公五年齊田
會以廩邱叛田氏閭邱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
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
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
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

也。仍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穆公欲以爲相，時臣皆世襲榮寵，遞相傾難，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耻也。遂不受。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

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磨，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子。思乃作中庸以述聖祖之業。其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爲傳三十三章，舉夫天人

性○命○之○理○神○聖○功○化○之○極○悉○發○揮○無○餘○蘊○焉○語○具○中○
庸○穆○公○問○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爲○子○之○辭○子○
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
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穆○公○曰○於○事○無○非○
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穆○公○不○
能○用○子○思○爲○政○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
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
今○君○旣○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竊○以○爲○言○之○過○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

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魯穆公六年，卽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子思卒於衛，年八十，或以爲六十有二，或又曰百餘歲。云然。自子思沒後，而楊墨之徒駸駸然各馳其說於天下矣。辭而闕之，宜孟氏之不能已也。子思歸葬於孔子墓南，宋崇寧中封沂水侯，咸淳中封沂國公，配食孔廟。明嘉靖中改稱述聖子思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性也及其發而中節情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於子思

屏山劉氏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夫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歸

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以滅情爲言。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爲中庸之書。

又曰：子思作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又曰：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

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嘿識也。

又曰。子思作中庸。以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空者。非性矣。有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

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
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
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
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
矣○

又○曰○中○庸○首○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
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
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
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克○其○本○

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朱○子○序○中○庸○章○句○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宓○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

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

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
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
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
且○盡○者○也○

又○曰○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
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
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
天○理○之○主○宰○也○蓋○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
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

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子思教人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摠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朱氏公遷曰、大抵子思爲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
曾子之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
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
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
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又曰、子思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
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由
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又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中庸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一理者。卽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卽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

又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

又曰子思子中庸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又約而歸之於無聲無臭。卽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未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

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

東陽許氏曰朱子曰繼往聖開來學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爾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又曰子思中庸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覩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

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西山真氏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踉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踉觸。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爲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

又曰孟子七篇之書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義禮智之實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器。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器。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

新安陳氏曰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

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

又曰中庸之書。造聖道之閫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之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爾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

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
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
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
中之用爾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
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濶除中
以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
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
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
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旨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

聖賢之書無能背之者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

番陽李氏曰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卽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

整庵羅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

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
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
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固有自李矣程伯子嘗言
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
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
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
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荅問之語未必其
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旣思卽是已發語亦傷重思

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間爾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目斯可謂之知性也已。疊疊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又曰鳶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爲人處復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

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成。率性之道。於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實事。釋氏既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譏譏然。自以爲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高景逸曰。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

又曰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又曰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爲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愚按子思師事曾子。紹述聖祖之傳。宏大剛毅。卓然身在斯道之責。厥功鉅矣。而其明道之微言。則

在○於○中○庸○一○書○蓋○中○庸○之○道○一○誠○而○已○矣○誠○者○實○理○之○謂○也○此○理○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前○乎○無○始○後○乎○無○終○皆○此○理○爲○之○克○周○爲○之○通○貫○無○在○不○有○無○時○不○然○欲○遺○之○而○不○能○欲○聞○之○而○不○得○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學○者○於○此○始○焉○有○求○誠○之○方○繼○焉○有○存○誠○之○要○由○乎○知○能○飲○食○之○常○至○於○參○贊○位○育○之○大○用○力○於○不○覩○不○聞○之○微○深○造○乎○無○聲○無○臭○之○妙○無○一○纖○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其○理○至○實○而○無○妄○其○功○至○一○而○不○雜○大○端○不○越○中

庸所謂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五者而已。乃若先
儒所云未發時氣象一語不善觀之則易馳其心
於茫蕩不可知之域。以至索隱行怪流而爲無忌
憚之小人。此毫釐千里之關不可不察者也。善哉
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味無窮。皆
實學也。朱子之言曰。子思子愛道學之失其傳而
作中庸。而楊慈湖則曰。子思不能無我。中庸之書
不能無意。如慈湖之云。必將如禪家一切斷滅言
思路絕而後爲聖人絕四之學耶。至漢之胡廣。唐

之。呂。溫。柳。宗。元。並。竊。中。庸。之。名。而。復。性。滅。情。如。李。翱。亦。自。以。爲。與。於。子。思。之。學。嗚。乎。斯。皆。中。庸。之。罪。人。也。已。

學統卷之四終

學統卷之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魯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者皆桓公庶子也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蓋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爲孟蓋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

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姓。世居於鄒。故爲鄒人。有孟
激。字公宐者。娶仇氏。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初二日
生孟子。孟子生三歲而父激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
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
子也。乃去舍市中。孟子嬉戲爲賈術事。母曰。亦非所
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孟子乃嬉戲設俎豆。揖
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定居焉。東家殺豚。
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
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

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稍長受業。子思之門人。一日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盜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盜能食其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遂旦夕勤學。不輟。周顯王三年。孟子娶由氏。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

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
惰其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不義
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
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
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
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過畱其婦時孟子立志
願學孔子治儒術嘗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
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顯王十三年孟
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受學於是明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周○顯○王○三
十○三○年○孟○子○在○鄒○時○年○四○十○矣○善○知○言○養○氣○之○學○隱
居○求○志○不○動○於○心○而○從○遊○者○日○衆○曹○交○者○曹○君○之○弟
也○至○鄒○問○道○孟○子○詳○告○之○交○欲○假○館○於○鄒○君○留○而○受
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
藥○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
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則○可○孟○子○曰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是○時○鄒○日○微○穆○公
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歷○聘○諸○國○矣○周○顯○王○三十一

年孟子適宋。語宋臣戴不勝。廣進善。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宋臣不能從。有告子者。實不知性而妄言。性曰性猶杞柳也。又曰性猶湍水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孟子并開示之。大都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孟子曰性善。告子禪宗而孟子儒宗也。周顯王三十三年。孟子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周顯王三十三年。時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乃至。

梁見惠王。惠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惠王問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歛。深畊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他日惠王立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周顯王三十五年。梁襄王元年也。孟子以道不行。欲去梁。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於是去梁。反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空若小然。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豈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名之也。周顯王三十九年，孟子居鄒。時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饋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周顯王四十二年。孟子應聘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又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自宋之滕。以文公將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並畊之說。孟子曰。是率天下而路也。相又述市賈之說。孟子曰。

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於是反覆闢之。然滕井地之政。卒不果行。滕更者。滕文公之弟也。及門問業。而孟子不荅。公都子疑之。孟子曰。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勛勞。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滕小而弱。介於齊楚兩大之間。文公以事齊楚爲問。孟子告以守國之義。明年齊人將築薛。以備楚。薛滕之近隣也。文公恐其逼也。問計於孟子。孟子復告以遷國世守之義。孟子知滕之終不能存也。尋反於鄒。明年遂適齊時。

周顯王四十八年而齊宣王二十五年也時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騶奭接子慎到環淵之徒聚稷下者七十餘人不治而謀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宣王雅聞孟子名使人囑之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無何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上大夫者賓師之位也卽所謂客卿也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餘自可理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奚管晏之足云。問如此則動心否乎。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蓋孟子年已六十餘矣。宣王問。
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
亦有此樂乎。孟子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宣王問。
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是時宣王嬖信王驩及鄒衍。

淳于髡之徒。孟子進見有時。乃嘆曰。無惑乎王之不
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
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
有萌焉。何哉。於是謂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
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
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也。夫人幼而學之。壯
而欲行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
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
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

人雕琢玉哉。孟子出弔於滕，以文公卒也。宣王使王
驪爲輔行驪，朝暮見孟子，反齊滕之路而未嘗與言
行事，蓋絕之深也。然而驪輩益心害孟子矣。孟子以
道不行於齊，又母老有憂色，擁楹而嘆。母問曰：子何
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貪
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
人之道，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
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
何憂乎？於是孟子將欲奉母以歸，而母乃卒矣。遂以

母喪去位歸葬焉。越三年，孟子居憂服除，乃反於齊。見宣王於崇，而不受祿。有去志也。時王驩寵倖日盛，進用爲右師，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人爭趨奉之，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蓋孟子之遠王驩，不惡而嚴，有如此。齊臣蚺、鼃爲士師數月而無所言，孟子諷之，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以譏，孟子曰：「所以

爲蚍蜉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時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臣沈同者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蓋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伐燕也。無何齊人伐燕取之。樂毅謂趙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趙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果憎之。遂令淖滑惠施之楚。請伐

齊以存燕。宣王問計於孟子。孟子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自以爲慙於孟子云。一日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稱疾不朝。謂景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尊如爵，鄉黨尊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遂致爲臣而歸。以道終不行於齊，故也。而宣王乃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曷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遂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欲爲王畱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或悔而追也。尹士譏之曰：是何濡滯也。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

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他日又謂克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孟子過魯時平公四年也會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夫子奚喜也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南陽者魯之中都也先是爲齊所侵至是平公欲因齊潛王之亂興師伐齊以取所謂南陽者而願以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

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不悅其事。亦寢不行。平公於是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之。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遂適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是時宋王偃者。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廣地數百里。欲霸於諸侯。然

偃實無道。諸侯皆目爲桀。宋雖二戴亦不能容。二戴者卽盈之不勝也。孟子度不能有爲於宋。遂反於鄒。爲歸老計矣。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論心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謂大人而已矣。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牴牾之矣。牴牾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

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性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嚮。惟心之謂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無喪爾。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又○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
也○人○能○克○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豈○惟○
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
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論○性○則○曰○人○
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

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其

論道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其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其論治則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其論聖人則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蓋是時聖遠言湮。異端蠱起。孟子不得已。以閑聖道。正人心爲己任。七篇之中。於所謂尊王賤霸。崇正闢邪。尤三致意焉。其尊王賤霸。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霸者之民。驩
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又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
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五伯者。三王
之罪人也。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謂我願之
乎。又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其崇正闢邪。則曰。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
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
也。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墨○者○夷○之○以○薄○爲○其○道○也○又○
曰○白○圭○之○道○猶○道○也○又○曰○許○子○是○亂○天○下○也○又○曰○陳○
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又○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又○曰○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故○當○時○皆○以○謂○孟○
子○好○辨○而○孟○子○則○又○示○之○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
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
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
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

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而○百○姓○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誠○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子○豈○好○辨○
哉○子○不○得○已○也○嗚○乎○孟○子○之○爲○天○下○萬○世○計○至○深○遠○
矣○其○不○得○已○之○苦○心○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云○孟○子○又○
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
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以明其
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於無窮也。周赧王二十
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於鄒。葬於四基山之陽。子
宰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云。
史記云。卽孟仲子。宋封孟子鄒國公。元稱亞聖。明稱
亞聖。孟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至今孔孟並稱云。
韓子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
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
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歿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而言侏儻矣。

皮氏曰：休曰：孟子之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者也。嗚乎！世之士以湯武爲逆取，以楊墨爲達智，其不讀孟子乎？

孫氏真曰：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

者莫尚乎孟子。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又曰：人須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於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孟子言

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又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仁字。孟子開口就說仁義。仲尼只說箇志。孟子便說出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或問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道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
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
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
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又曰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

陋易見。故孟子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

又曰：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又曰：孟子之論王道可謂實矣。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又曰孟子儘雄辨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人能用易是爲知易。蓋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

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重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宐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

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誠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又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從心出。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逢人只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又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上蔡謝氏曰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

又曰孟子之才甚高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

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又曰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

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朱子曰：孟子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蒼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

如此。

荅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又曰。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

又曰。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

又曰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說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汪流。

又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

又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又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籠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若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之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

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忤○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又○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

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忤纔有此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朱子曰不忍人之心卽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

又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克四端章是也。孟子一部署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又曰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問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孟子與荷簣皆是憂則違之但荷簣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又曰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又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又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朱子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
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
亦只是就情上說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
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卽是未發底物
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
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卽○是○靜○時○所○養○底○
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卽○是○這○物○
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又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

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
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滕文公則雖未
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故孟子又告之曰。夫道一
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
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有可至。
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又曰。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滕文公爲世子章而詳。
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
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

子之言信矣。

問墨者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僻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又曰：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如暴秋陽也。

又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戎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淡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淡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麓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

問孟子欲息邪距誑。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辨之嫌乎。曰。邪說旣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

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

嫌而遂較不言哉。

又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孟子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特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又曰仁無形跡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

只人心便是心是貫通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

又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須要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又曰人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
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
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
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乃孟子
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
膺而勿失也

又曰孟子論鄉愿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
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
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旣明則彼自滅熄

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克，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麋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

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爾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政在乎此。故闕之。不可不嚴也。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

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是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新安陳氏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又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爲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又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又曰、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

又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

又曰、孟子明理以知言、知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

又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

裕本全在此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
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
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警精密切當非想像臆
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

又曰孟子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
而克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
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

無異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又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又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皆如此又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

又曰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

又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

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

又曰許行與民並畊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又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故孟子之辨。拳

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西山真氏曰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

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

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克其仁義之心

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見淵源之所自。

勿軒熊氏曰：自周之衰，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阱易糲，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

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
要養氣是其助。

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
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
爲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爲言
端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
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
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
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

曹月川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禍仁義則人道不立
何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故孟
子辨之者爲此懼也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知言卽大學之物格知至也
又曰孟子之知性卽大學之物格盡心卽知至也

又曰孟子知言亦本於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又曰孟子言知言卽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
卽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又曰孟子七篇托始於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

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又曰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又曰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又曰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又曰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於此心之義理學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又曰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爲聖賢。

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

又曰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

又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又曰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又曰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於此。

又曰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

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又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戚然不寤。

又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又曰。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又曰。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又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蒼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又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卽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曰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又曰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又曰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又曰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

至矣。

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尙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

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尙○篤○所○力○哉○
又○曰○韓○子○言○孟○子○醇○乎○其○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又○曰○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爲○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又○曰○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

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苟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又曰、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旁通之。則雖諸經之所言。皆不外於是理矣。

又曰、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又曰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僞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又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霸之
分莫切於此

敬齋胡氏曰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
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
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
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亦絕
滅理義是無易之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
也集義養氣擴克四端達其用也

又曰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又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又曰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跡。如泰山之高。根脚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內無實理。空自高大。

又曰孟子集義養氣故其才剛大發越

又曰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又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克四海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克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

據

又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顧涇陽曰。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知言。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告子透得這箇消息。過於楊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

得○以○曉○然○於○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爲○他○說○所○惑○
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又○曰○孟○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性○字○
其○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箇○善○字○

又○曰○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
心○也○舍○顏○閔○異○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心○也○故○
曰○孟○子○亞○聖○

高○景○逸○曰○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
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

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爲人，不爲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卽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又曰：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又曰：離却生處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

謂性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又曰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沉埋。

愚按孟子之學以仁義爲宗以知言養氣爲要。知言者致知之事。養氣者力行之事。斯固與子思之擇善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舜

禹之惟精惟一先後一揆者也。而性善一語實爲
功於萬世不小。惟是生於戰國之時。去春秋世纔
百有餘年。而異端蠶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孔
子之道不絕如綫。當斯時也。卽欲不辭而闢之。得
乎。先儒謂若無孔子。人連堯舜也不識。愚謂若無
孟子。人連孔子亦不識矣。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豈
虛語哉。然在當時已不能免好辨之譏。而後之儒
者。或以爲麤。或以爲英氣太露。視顏曾不無少遜。
吁。亦過矣。使顏曾生於縱橫邪僻之世。必不能嘿。

嘿然坐視斯道之淪晦而不一語孟氏苟出於
宣父之門則亦惟嘿識躬修已爾又惡在其以口
舌爭也顏曾孟子易地皆然是故孟子曰吾爲此
懼閑先聖之道又曰我亦欲正人心其荅公都子
好辨之問也一則曰子不得已再則曰子不得已
然則孟氏之功高而心苦矣卽奈何以此爲聖賢
優劣耶乃若荀卿王克司馬光蘇軾以及林慎思
馮休李泰伯晁說之鄭叔友之徒或非或刺或疑
或辨或續或刪其號稱尊孟而翼之者昌黎而外

獨劉軻陸筠余允文數輩耳千餘年間紛紛疑議
至河南程氏出而孟子之道始大著迄今孔孟同
稱四子竝傳殆與天壤相終始矣彼象山之先立
其大姚江之致良知誠不知其於孟氏何如也嗚
乎孟氏而在其亦不能已於致辨矣

學統卷之五終